



族語傳家計畫——簡介「原住 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

民族言語を家庭で伝える——「保母による原住民族語教育補助金プロジェクト」について

A Program Helps Hand Down Aboriginal Languages: About “Childcare Subsidies for Employing Nannies Capable of Speaking an Aboriginal Language with Kids”

文・圖——郭李宗文（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鄧蔭萍（實踐大學家庭與兒童學系副教授）

黃慧娟（美和科技大學兒童服務學系助理教授）

語言的流失和死亡是世界性的問題。現在世界上有將近6,000種的語言，其中在太平洋地區約有3,000種的語言。如果將瀕臨死亡的語言界定為兒童不再學習的母語，那麼根據Michael Krauss（1992）的估計，在21世紀末，世界上90%的語言會死亡、滅種，而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正面臨嚴重流失的困境，因而如何讓兒童願意再學習及使用族語，積極尋找更有效的族語傳承方法，就變成族語復振重要的課題。

原住民族語文化的困境

台灣光復後，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為獨尊國語，視本土母語為學習國語的障礙，於是進行壓制本土母語的單語教育政策（張學謙，2003）。另同步實施同化政策，如「山地平地化」、「生活改善」等政策，對於原住民實施禁止使用族語、禁止延續原有的生活習俗、禁



2013年「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表揚優秀族語保母暨家訪員。



2014年「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強化親職教育研習。

止舉行固有的祭典儀式、禁止穿戴民族原有服飾以及鼓勵學習漢族生活習慣，對於原住民族確實造成嚴重的戕害（陳水源，2000）。1979年頒布「國民教育法」，規定不分原住民學校與非原住民學校一體適用，造成原住民中小學缺乏校園在地化特色，特別是無法進行各民族的特色教育，也致使母語無法在學校使用（莊啟文，2012）。

傅仰止（2005）針對台北縣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之調查中指出，在家中完全使用族語溝通的比例為17.5%，族語和國語並用的有16.6%，僅用國語溝通者高達58.1%。都市原住民的族語流失情況相當嚴重。吉娃詩·叭萬（漢名：江秀英，2006）統整族語相關研究指出，原住民母語大致從50歲以下之族人開始流失，流失最嚴重的是20歲以下之族人，尤其是平地與都市之原住民及幼童。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原住民學生現今多以國語

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正面臨嚴重流失的困境，因而如何讓兒童願意再學習及使用族語，積極尋找更有效的族語傳承方法，就變成族語復振重要的課題。





「族語保母計畫」的主要目標為：提升原住民嬰幼兒照護資源，建構最自然的族群語言文化學習環境；提升原住民祖父母及父母的托育知能，強化親職教育功能，促進幼兒潛能發展；增進原住民家庭的社會支持資源；有效結合社會福利資源，提供部落在地就業機會。



溝通，大部分多不會說母語了，且無法聽懂祖父母輩的族語，造成隔代語言學習的削弱與流失情形嚴重。

族語保母計畫之契機

2013年，原民會依據該會之六年族語發展計畫，提出「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該計畫的主要目標有：一、提升原住民嬰幼兒照護資源，建構最自然的族群語言文化學習環境；二、提升原住民祖父母及父母的托育知能，強化親職教育功能，促進幼兒潛能發展；三、增進原住民家庭的社會支持資源；四、有效結合社會福利資源，提供部落在地就業機會。

6歲以前是幼兒的語言發展關鍵期（徐庭蘭，2000）。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為其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師，對於原住民幼兒的族語學習，家庭是最自然的學習環境，然而如何促使幼兒的祖父



族語學習家庭化實況（族語保母孫明敏）。



訪視輔導查核實況。

母或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族語與幼兒互動，以營造優質之幼兒早期族語學習環境，做為族語振興工作之基石？時值政府越來越重視家庭托兒的相關措施，2012年開始推動親屬保母相關政策，原住民隔代教養的情況也比非原住民的比例相對高出許多，而原住民隔代教養的優勢之一是可以傳承原住民族語和文化（郭李宗文，2009）。

來自於隔代教養研究的靈感

「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是筆者在2004年執行原住民隔代教養研究的國科會計畫時，就開始萌芽的構想。當時是以原住民局內人（Kenneth Pike, 1954: etic or insider vs. emic or outsider）的觀點，來探討在隔代教養中順利成長實例的生命過程與隔代教養間的關係。在研究中發現（郭李宗文，2011），受訪者的族語都說得很流利，但是他們都不認為那

是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情。相較於筆者這個不在部落裡成長的孩子，必須要重新回到部落大學的族語課中才能學習族語的經驗，會說族語是一個相當讓筆者羨慕的能力。台灣的原住民族語有許多都被列為瀕危語言，是因為我們的年輕人幾乎都不說族語了，這肇因於國家早期的語言政策。然而，對於原住民隔代教養，這個多數人

視為「問題」的議題，從另外的觀點來看，才發現我們目前在追求的族語文化的傳承，其實就在這樣的家庭型態中，更容易達成。

這項結合嬰幼兒照顧和族語傳承的計畫，是筆者從多年前進行原住民族幼兒和家庭相關的學術研究後，再回頭進行的任務型實務計畫。藉由托育政策的推動及結合原住民隔代教養之優勢，順勢而為形成在家說族語的目標，讓原住民老vuvu（阿媽）在家照顧小vuvu（孫子女）時，傳承族群的語言及文化。我們幾位計畫主持人，將受託於原民會的「原住民族語保母托育獎助計畫」，以「族語傳家計畫」的簡稱做為我們計畫的命名，希望能夠落實從家庭中傳承族語的永續方案。

族語傳家計畫的執行過程

「族語傳家計畫」第一期的計畫中，我們強調思想的改變，也就是改變以往我們發現原



職能強化訓練實況（保母術科）。

住民的祖父母為了和孫子女溝通，拚命學習國語的現象，也要改變父母親對於幼兒學習族語可能會影響其國語學習的憂慮；讓祖父母及父母們更加地放心讓幼兒從小學族語，使其思考與語言的發展更多元化。另外，我們也嘗試改變目前政策中，幾乎都是在學校教授及學習族語的狀況。已有許多的前輩都提出族語應該在家學習，其成效會比在學校學習要來得好（吉娃詩·叭萬，2006；巴蘇亞·博伊哲努，2011；陳襯芙、王雅萍、梁愷元，2011；張學謙，2003；黃美金，1995）。再者，在訪視部落時，常常發現我們的祖父母要背著嬰幼兒工作，因為經濟上的需求，年輕人在都市工作不穩定，老人家們不得不如此勞苦，甚至要貼上自己的老人年金來撫育家族的後代。而這個計畫就是將此概念實務化的一種方式。透過目前主流文化中的托育人員訓練（126小時）或原住民族強

調的族語文化課程（36小時），讓族語流利的族人（9成以上是祖父母或父母）成為族語保母，一面學習到主流文化中托育的專業知能；另一方面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各種方式促進族語文化的學習。為獎勵族語保母推動族語，給予族語保母（給直接照顧者，而非家長）每月3,000元及送托家庭2,000元的獎勵金。

原住民族語保母的培育，是先在各地方以各族的族語（含方言別）進行口試，篩選出族語聽說流利的原住民族人。再修習內政部所訂定之126小時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可成為一般保母）或36小時的族語文化學習課程（親屬保母）。計畫要求族語保母在家中托育幼兒時，須以族語進行托育，每週至少托育5天，每天至少托育4小時，直到5歲以前，但若上托嬰中心或幼兒園就不符合在家托育。以托育之幼兒數量計算，原民會提供每名幼兒每月3,000元的族語

透過目前主流文化中的托育人員訓練或原住民族強調的族語文化課程，讓族語流利的族人（通常是祖父母或父母）成為族語保母，一面學習到主流文化中托育的專業知能；另一方面學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各種方式促進族語文化的學習。



保母獎助金。托育期間，計畫專管中心會請家訪員（盡量聘請和族語保母同語系且族語流利者）到族語保母家中進行訪視，每個月訪視1-2次，訪視期間主要觀察及鼓勵族語保母多以族語和嬰幼兒互動，並且檢視保母家的托育環境、嬰幼兒發展狀況及保母家的家庭狀況。專管中心另外也需要辦理親職教育相關活動，並且抽訪各區的族語保母以瞭解執行成效，於計畫結束前舉辦優秀保母表揚活動。

「族語傳家計畫」第二期原為強調制度的建立，將訪視內容、流程及獎助機制，以及族語文化傳承手冊的充實、各項發展檢核及早療的篩檢機制也融入其中，以利特殊嬰幼兒的早期療育。但由於報名參與本計畫的族人，從第一期的200位，暴增為1,200位；即便經過嚴格的族語口測篩選，仍有770多位的族人要接受訓練。再加上原民會體恤部落族人的生活場域，

協調計畫承辦單位在全台17處辦理訓練課程，以教師移動、族人就近受訓的原則進行課程。因訓練的人數大增，訓練後申請成為族語保母的族人也隨之增加，所以制度建立則順延為今年第三期的主要目標。

為使族語保母傳承族語的制度及成效更加落實，第三期的計畫在行政層面上，央請各縣市政府協助管理族語保母之申請、退出及獎助金的核撥；原屬於計畫專管中心管理之家庭訪視人員（簡稱家訪員）及其工作津貼，也一併請縣市政府為專責管理單位，相關之行政支出都會編列預算補充。計畫專管中心則專心做好族語傳承及嬰幼兒托育狀況之成效檢視部分。另一方面，也因整體經費的考量，目前已接受訓練的族語保母數量已達原民會預計的人數，所以第三期雖然還有很多的族人詢問可否再參與本計畫，但目前原民會並無增加族語保母人數的規劃。計畫專管中心希望本年度能夠鼓勵族語保母更落實族語推動，也需要找出族語推動不力之參與者，建請其退出本計畫，讓更需要本計畫的族人參與本計畫。

讓族語成為原住民族的傳家寶，我們一起努力！◆



郭李宗文

屏東縣三地門鄉排灣族，族名 Validy，1965年生。輔仁大學家政系幼教組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幼兒教育所碩士、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所博士。現任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長年定居台東市，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家庭相關之教學及研究。